

崔永瑞 著

地雷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之魂丛书



地雷战

翟永瑚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茅草居

特约编辑 常 兴

封面设计 唐 岩

中华之魂丛书

卢惠龙 主编

地 雷 战

翟永瑚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金爵文化公司排版

北京顺义县李史山胶印厂印装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1 印张 159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880-5/I·766

定价:11.8 元

《中华之魂》丛书

编委会

顾问：龙志毅 黄 瑶 薛启亮

主编：卢惠龙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光烈 乌兰巴干

卢惠龙 李万寿 李 克

李晓明 吴家萃 孟志钢

袁 静 徐光耀 唐流德

谭利生 薛启亮

历史回眸

——《中华之魂丛书》序

卢惠龙

1995年5月3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来到卢沟桥，面对日本当年挑起战火的历史见证。当天，村山对中国领导人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日本愿意深刻反省过去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那段历史”。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下跪华沙，检讨德国法西斯曾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罪责……

毕竟，这页历史翻过去了，但它是何其沉重乃尔。

半个世纪以前，面对疯狂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横戈跃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其战斗之英勇、威武和残酷，惊天地，泣鬼神！万劫不灭的中国人民，以八年的岁月，三千万生命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勇悲壮的记录。

伟大的历史孕育不朽的文学。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们记载了生死歌哭的历史，描绘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伟岸英姿。

这批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今天，外族入侵的战火早已熄灭，泱泱中华已没有干戈相扰、伏尸遍野的沙场。人类社会正发生着的向和平与发展推进的伟大嬗变。这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总结人类历史教训的时候，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新时期，依然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处于疲软状态，需要高扬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出版这套《中华之魂丛书》，其宗旨是显而易见的。当年，这批长篇小说出版后广大读者争相阅读，争相传颂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盼望这套丛书所描绘的中国人民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让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成为历史的负罪者；让中华民族之魂世代相传，凭借信仰的激情创造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作家凭添浩然之气，创作出黄钟大吕般的英雄史诗。

是为序。

目 录

(1)	第 一 章	雾 里 枪 声
(40)	第 二 章	奇怪的哨兵
(75)	第 三 章	黄泥岭的夜晚
(111)	第 四 章	“子母连环雷”
(137)	第 五 章	突然的袭击
(148)	第 六 章	麦收中的一段小插曲
(185)	第 七 章	听不见的怒吼声
(211)	第 八 章	在敌人的据点里
(221)	第 九 章	勇敢的姑娘
(249)	第 十 章	政治攻势中的政治攻势
(282)	第 十 一 章	归 来
(297)	第 十 二 章	第一百零五天
(312)	后 记	

第 一 章

雾 里 枪 声

—

十里枰柳河哟，
一片乱石滩哟，
河南河北有高山哟，
山呀么山连山哟咏呀咏哟咳。

山高出俊鸟哟，
凤凰落山巅哟，
俺庄里出了英雄汉哟，
英呀么英名传哟咏呀咏哟咳。

这支古老的歌谣，在卧虎村一带的山区里，已经流传很久了。但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起来的？又用它来赞美谁呢？却连那些唱它的人都弄不清楚了。然而人们一唱起这支歌来，

总是带着一种亲切的乡土风味和自豪感。

这个黄海边上的山区，虽然在山东地图上看不到它的痕迹，但它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区。方圆几十里，全是一座座险峻的山峦和重重迭迭的丘陵。因此，这里的村庄，也都用山或谷来命名。就拿卧虎村周围的几个村庄来说吧，东面是孙家谷、西面是山后于家、南面是山前梁家……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的人们，就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这些高山峻岭上开出地来，种上庄稼，一代一代地生活下来。

抗战开始以后，这一带山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借着山区的险势，拿着他们的土枪、土炮和地雷，同鬼子、土匪搏斗了整整六、七年。这附近的鬼子都已经逃窜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匪司令，也都死的死，溜的溜了。……人们精神振奋，情绪高涨。

春天了。村头上一簇簇雪白的梨花，掩盖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创痕。山村的人们也都重新拿起了锄头和犁杖，在这战斗的空隙里，精心地种着庄稼。

如今，在垂死中挣扎的敌人，却又把战争卷到他们的脚下来了。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春末夏初时节。一天过晌，在那苍龙岭的一条崎岖小路上，急匆匆地跑下两个人来。由于他们走得太快，不时地惊起路旁草丛的野兔，和那松林里一些不知名的鸟

儿……

这两个人，走在前面的名叫于东海，是这个区的武委会主任。他二十多岁年纪，小个子，黑瘦的脸膛，在他一双不太大的眼睛里，闪耀着一股机敏而又明快的光彩。他身穿一套灰色的土布裤褂，一支乌黑光亮的匣子枪，斜插在腰间的皮带上。张眼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他赶路赶得太急，只累得汗流满面，不得不将皮带以上的钮扣全部解开，袒露出他那紫黑的胸膛来。

后面跟着的，是于东海的通讯员小刘。小刘只十五六岁年纪，生得矮矮的、胖胖的，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透着幼稚而又顽皮的神气。穿在他身上的一件灰土布褂子，显得特别肥大，几乎遮住了膝盖；一条长长的子弹袋和他的小马枪交叉大背着，每跨一步，它们便在他的屁股上碰得乱响，显得很不利索……。这时，他正累得大口喘着气，小脸儿胀得通红。但是，一双顽皮的大眼睛，却不住地向身边草丛里张望，看里面会不会突然窜起个什么玩艺儿。……

太阳西斜，那苍龙岭西边的龙角山硕长的山影，开始东移，渐渐地，把卧虎村前的河滩和土地给吞没了。于东海在山坡上一边走着，一边居高临下，眺望着山上山下那些干活的人们。看样子，他正在寻找谁。但是，他没有找到。

他们走下山坡，穿过那丛生着茂密的柈柳林的乱石河滩，来到了卧虎村。一进村庄，便直朝村团部奔来。不料，村团部里没人，街门上倒挂着一把大铁锁。于东海一见，没停脚，转身

折往东北，朝青妇队长王锦花家走去。

王锦花家里，只有她和妈两个人过日子。三间低矮而又破旧的小草房，孤伶伶地蹲在村子东北角的山半坡上。但是，她家并没有因此感到冷落；相反，由于老人家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帮穷苦人办事，一年四季，家里从来没断过串门的人。每年一到春天，她家门旁那三棵树梢连着树梢的大杏树，和门前小园里的一大簇樱桃树都开了花、结了果，人们就各自带着活儿，欢聚在这清静、凉爽的树荫下面了。尤其王锦花当上了青妇队长以后，这里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青妇队的大队部，一些小姊妹们一天到晚在这里噼噼喳喳地说笑打闹，经常搅得老人们连一句话也听不清。

现在，青妇队的纺织小组，正在树荫底下忙着，老远就能听到纺车呜呜的鸣叫和姑娘们清脆的笑声……

“哟！于主任来了！”

于东海还没走到她们跟前，队员们便一齐停住了纺车，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

“看没看到长生和天彪他们？”于东海一来到树荫下，顾不得向她们讲别的，便着急地问道。

“在北山上栽地瓜——我去叫他们！”青妇队副队长文菊见他问得那么急，知道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便连忙推开纺车，转身就跑。

“在哪儿？我去叫！”小刘一步抢了过去。

“不行！你不认得。”文菊一面说着，一面沿着屋后的一条

小路，奔上了山岗，跑远了。

于东海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松开腰间的皮带，扯起衣襟擦擦脖子上的汗水。然后，他抬头向挂在西山上的晚霞望了一眼，不安地抚弄着手里的匣子枪。

“于主任，什么事把你忙成这样子——怎么就象跑鬼子似的？”“快嘴姑娘”赵玉秀，半开玩笑地笑着问道。于东海听了这话，不由得笑起来，他反问了一句：

“玉秀，难道你当民兵，最忙的时候就是跑鬼子吗？”

“不！我是说打鬼子！”赵玉秀脸一红，笑着改过嘴来。

于东海向姑娘们端详了一下，发现王锦花不在场，便问道：“你们的青妇队长呢？”

“她呀，她哪里还有心思干这个？”赵玉秀不高兴地噘了噘嘴巴。“人家早就不和俺在一块了！”

于东海听了一怔，忙问：“她到哪儿去啦？”

“跟着长生他们上山了呗！”赵玉秀回答。

“青妇队长能带头上山，这倒不坏呀！”于东海顺口称赞了一句。

“嗤！哪里是带头上山？还不是恋着长生舍不得离开！”赵玉秀不以为然地把嘴一瘪。她看看于东海没有弄清她的意思，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说：“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可你还一点不知道哩！”

“那好啊！可真是很好的一对儿！”于东海笑着说。

“好是好，就恐怕等结了婚以后，长生要拿膝盖当脚走

哩!”赵玉秀的话,把大家又都逗笑了。一个姑娘不同意她,摇摇头说:

“不!别看长生平常不说不道,脸皮薄得象个姑娘似的,可要动起真的来,两个锦花也抵不住他!”

“你呀,你是没尝着锦花那个辣劲儿!她只要把眼睛一瞪,连鬼子都吓得打颤哩!……”

锦花的妈妈王大妈,手握着一大把刚从炕畦上拔出来的地瓜芽子,从屋子里跑出来。显然,赵玉秀她们所说的话,她全都听到了,眼角堆起了一团幸福的笑纹。

“玉秀!你不用给我嘴快!等俺锦嫚回来,看她不把你的那张快嘴给撕到耳根后!”老人家一面笑着警告赵玉秀,一面热情地把一只水罐送到于东海面前。

“芽子长得很好啊,大妈,连一点黑斑也没有!”于东海从王大妈手里把地瓜芽子接过来,逐棵地看着称赞道。

“咱穷人就指望着拿地瓜当家嘛,芽子长不好还行!”王大妈笑着回答。

“地瓜栽的差不多了吧?”

“嗯!这些是拔给长生家明天栽的。”王大妈回答。她一提起田长生家来,便叹一口气,接着又絮叨起来:“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妈,好容易跟着爹饥一顿饱一顿地长到十五岁,爹又被鬼子飞机炸死啦!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就在俺和天彪家混了这么些年,好在大家伙都是穷人,穷日子过惯啦,谁也没挑的……”

田长生的身世，于东海都知道得很详细。他见大妈一提起他家来，心里又难过了，便连忙用话岔开说：

“大妈，锦花到山上去干活行吗？”

“哎哟！这个你还用问！”王大妈一听到自己的女儿，脸色马上变得开朗了。“说起来也不怕你老于同志见笑！要讲登山上坡、挑挑抬抬，俺锦嫚可真敢和个棒小伙子比赛高低；可是要叫她掐针捏线哪，她鼻子、眼睛都能皱到一块儿！她呀，她一点也不象个闺女样。”

“她还有一样拿手的活儿啦，大妈！”赵玉秀又插嘴说，“要讲打鬼子……”

“唉唉！快别讲这个吧！打了六、七年，好容易把那些死东西给赶走了，还去提它干什么呢？”

“不！大妈，仗还是得打的。”于东海接过来说。“可不能麻痹呀，大妈！只要鬼子在着一天，仗就一天不能停。”说完，他向着惊愕的老人笑了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腰间的匣子枪，站起身来，带着小刘急匆匆地朝屋后走去。

在屋后不远的一道草坡上，蹲着一个牧羊的小伙子，正在亮着他那童音尚未全变的嗓子，高声唱着“快乐的民兵”。他一望见小刘，便呼地从地上站起来，高兴的拖着长音叫道：

“小刘——”

于东海听了，回头笑着对小刘说：

“看！你的那个‘摔跤的朋友’又喊你啦！”

小刘早就看到了这个小伙子，他正急得一双大眼睛在滴

里骨碌地乱转，听于东海这么一说，便趁机说道：

“我去看看他吧？一会儿就回来……”

于东海见田长生他们还没有回来，便点头答应了。小刘一手扶住小马枪托，一手握住子弹袋，三窜两跳跑上了山坡。

于东海一见这对小伙子见面时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便想起了去年他俩一起参军时的那段故事，不由得又一阵感到好笑起来。

这个牧羊的小伙子，名叫赵振义，论年龄、身材都和小刘相仿，并且他们俩那个精灵、顽皮劲儿，也都分不出个高低来。这两个穷苦的孩子，从小都没有上过学，一天到晚同穷孩子们一起，登山、上坡，干活、唱歌、吵架……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小刘是山前梁家人，同卧虎村只隔着一条苍龙岭。这两个村的孩子，经常在苍龙岭上摆开阵势，扔石头，“打鬼子”。他们越打越有劲，见了面谁也不让谁。

去年春天，他们俩同时报名参军了。但因年龄太小，都没有验上。两个人便一齐蹲在区政府的院子里，哭鼻子、抹眼泪，赖着不走。后来，听说区武委会要留一个人做通讯员，这下子问题来了：他们俩谁也不让谁。为了比赛谁的力气大，够“资格”，不等干部们到场，便摔起跤来，在地上滚成了一个蛋儿。经于东海一再劝说，好歹把赵振义劝走了，留下了小刘。可赵振义并不就此甘休。有一次，小刘到卧虎村来送一份通知，被赵振义碰上了。他一吹哨子，马上围上来一大群孩子，把住路口，不让他进村。小刘见了，和解地把手一摆，说道：

“我现在是八路军了啊，咱们不好再干这些小孩子玩艺了！”

一句话，把赵振义说得满脸通红。他一挥手让孩子们闪开了路，然后把头一仰，大模大样地对小刘说道：

“你有什么了不起？等两个月以后看咱的！”

从此以后，赵振义便在村子里参加了民兵爆炸队。由于他机警灵活而又勇敢，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了一名出色的小爆炸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俩的关系却从此变得愈来愈好，一见了面，总是这样亲热热地缠在一起……

“这两个小调皮！一定是在谈论战斗的消息哩！”于东海见他俩蹲在那里正讲得起劲，不由得暗自猜想。

这时候，文菊同田长生、赵天彪和王锦花他们，挑着水筒和一些栽地瓜用的家什，已经从山坡上走下来了。

这几个人，都是全区有名的民兵英雄，出色的爆炸手。当鬼子还盘踞在这附近的行庄时，田长生和赵天彪俩，从来武器不离身，无论上山干活，还是出门开会，都是一手提着地雷，一手拐着盛爆炸器材的小篓。只要鬼子一出动，他们便随时随地把地雷埋上去……王锦花则一天到晚背着她的小马枪，腰间束着子弹袋。这三个民兵干部，和在他们领导下的民兵、青妇队员，个个都是好样的，不知道有多少鬼子死在他们手里。

……

可是现在，他们却把手里的武器丢下了。只有每人腰间束着的一根红色的皮带，还能多少看出一点民兵的痕迹来……

噢！几天不打仗，连他们的思想也麻痹了！于东海突然发现了这点，不由得吃了一惊。于是，他便向跑在最前面的王锦花问道：“锦花，你的小马枪呢？”

“在家里墙上挂着哩。”王锦花天真地、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你们俩的地雷和手榴弹呢？”于东海又问田长生和赵天彪。

“也放在家里。”两个人会意地互相望了一眼，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于东海批评他们道：

“鬼子一时不来，你们就把‘劳武结合’都忘了！”

“鬼子不来了，还背那玩艺干啥？”王锦花瞪着她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稚气地问。

“不，要来的！”于东海警告她说，“告诉你，敌人已经快来到了。”

“真的？不！于主任，你是不是看俺们没背武器，来吓唬俺？”

于东海看着她那似信不信的顽皮神气，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便严肃地摇摇头说道：“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任务很紧急，走，咱们到这边来谈谈吧——还有你，文菊，你也来！”

五个人来到一个打麦场上。于东海让大家蹲下来，他低声地告诉他们说：

“鬼子在莱阳城和金港两个据点周围，集结了两千多人马。据估计，可能在这一两天内，就要打过来了。上级叫我们立即做好准备！”